



SHENG MING RU GE

生命如

歌

惠阳市文学协会

编

生命如歌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辑部

电话：3371166

3376212

生 命 如 歌

惠阳市文学协会 编

(2002) 惠印准字第 14 号

惠阳市生隆印刷厂承印

开本：787×1092 32 开本 印张：6.5

2002 年 6 月 第 1 版 200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字数：130 千字

前 言

2001年12月，惠阳市文学协会编印出它成立后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人生有味》。它犹如大海里的一朵细小浪花，晶莹剔透，虽小却自有它的美丽与可爱。尽管它稍显粗浅，难免瑕疵，却依然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鼓励与肯定，对此，我们颇感欣慰。

“活过，爱过，写过”是法国大作家司汤达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它精确地概括了一代文豪的文学人生。在文学爱好者的心底，同样深藏着一份对文学割舍不下的痴情与执著。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众多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人；才有了篇篇散发着生活气息，洋溢着真挚情感，透露着深邃思想内含的佳作。

市场经济大潮波涛翻滚，风起云涌，催生了一位位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的风流人物，但也无时无地不透露着急进与盲从的时代氛围，浮躁之气挟裹着人们的急功近利心态甚嚣尘上。能够于这一片噪杂的环境里闹中取静，孤守清贫，寂寞与凄清伴随，以一份恬淡平和的心境坚守一张书桌，一盏孤灯，那该需要何等的耐力！对于业余作者而言则显得更为难得。

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文学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吗？让我们以自己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的努力证明：人生，依然需要文学的滋养；世界，仍然期待文字的描绘。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化就能够得以延续；而在文化的传承中，文学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自始至终都在以它独有的方式，绘画着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文学创作者的行列里，我们的努力或许微不足道，但我们仍会继续下去，为自己、为后辈、为世界，也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一点纪念，因而也就有了文协的第二本文集——《生命如歌》的诞生。

希望我们心中流淌出更加精彩的篇章，希望我们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广。

惠阳市文学协会名誉主席 吴国光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

目 录

无柳的柳村	叶蔚林 (1)
中国的珍珠	胡振光 (13)
阿欢的故事	姚庆彩 (20)
哦，雪	肖 尧 (30)
母爱殷殷	苏 桐 (33)
棋里人生	陈伟青 (36)
捉蝉	陈伟青 (39)
务农杂忆	陈伟青 (41)
曾经羡慕红卫兵	陈伟青 (45)
瓶子里的童话	陈谭生 (48)
棺木情愫	陈谭生 (51)
立交桥	陈谭生 (54)
淡水河	陈谭生 (57)
菜青青	杨远辉 (60)
百花洲翠竹	杨远辉 (63)
邻家男孩	孙营叶 (66)
家乡的老屋	孙营叶 (69)

二杆子	孙营叶 (72)
收藏岁月	孙营叶 (75)
十二生肖彩陶	陈名运 (78)
雨季的少年	陈名运 (84)
红蔗林	陈名运 (89)
绿柳之歌	郑达光 (96)
不再有的经典故事	刘海涛 (99)
流星	彭 烨 (102)
出路	阿 茂 (104)
我很开心, 谢谢	周 冰 (113)
爱情过后	周 冰 (115)
那一晚	周 冰 (117)
你情我愿	周 冰 (119)
有人请饮茶	赖浩荣 (121)
门前, 那一棵苦楝树	邱学军 (124)
美目以何盼兮	陈曦若 (127)
花开的故事	陈曦若 (130)
爱有蛀牙	陈曦若 (132)
笛声	碧 云 (134)
今晚, 我想起海	杨振林 (138)
红花与绿叶	杨文耀 (141)

家乡那口古井	杨振林 (143)
橄榄树	叶运丁 (146)
少女与海	邓贵清 (161)
淡水河散章	邓贵清 (163)
走向大亚湾	邓贵清 (165)
生命如歌	秦 蓝 (167)
又到清明时	秦 蓝 (170)
采花季节	秦 蓝 (172)
温情的兵马俑	秦 蓝 (175)
盼雨	李小惠 (178)
吉他情缘	李小惠 (181)
冬雨	李小惠 (187)
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李小惠 (189)
苦咖啡	周丽琴 (191)
迟来的感觉	邓 钊 (194)
淡水这座小城	李阳景 (197)
貌丑也是女人的幸运	李阳景 (199)
倒插门，我插得春风得意	陈名运 (202)
张家界纪游	陈伟青 (211)
倾听“梁祝”	孙营叶 (214)

无柳的柳村

● 叶蔚林

我们这批下放的文化人，叫做“扫地出门”。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全家老小，坛坛罐罐连窝端，不留任何痕迹；二层是说，此一去，别再指望返回省城，回到自己从事多年的工作岗位上了。

经过三天军用卡车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茹母山区的一个公社所在地。等候再往下分，分到各生产大队。天色阴沉，细雨纷飞。山里的小北风不紧不慢地吹个不停，钝刀子割肉似的，冷得心里发抖。我们人多，扶老携幼，行李庞杂，公社屋里挤不下，大家只好瑟缩在小街两边屋檐下。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偶尔哭闹之外，大家默默无言，无可奈何地听从命运的安排。事情到了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但求能分到一个环境较好、较为富裕的大队，那就谢天谢地了。

各大队来领人的干部集中在公社办公室里，吵吵闹闹地议

论什么。公社革委会主任讲了一通话，大队干部们才安静下来。又等了好久，大队干部们才陆续走出公社院子，来到街上。他们各人手里拿张小纸片，各自大声喊分配到本大队的人名，喊应了，就认真地看看对方，阴沉着脸说：“跟我来吧！”混乱一阵之后，大家都跟着“主人”走了，小街顿时冷清下来。惟独没有人喊我的名字，惟独我一家四口无人认领。怎么回事？是不是名单写漏了？想问又不便问，也不知该问谁。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使我惶然不安。

等了一刻钟左右，从公社院内走出一个人，头戴破旧的黄军帽，肩上背支“三八”式步枪，四下望望，大步向我径直走来，很有把握地喊出我的名字。

“是我。”我连忙答应。

他面对面打量我，麻脸上的一双小眼睛很亮，很尖利；又扭头看看我妻子和两个小孩，皱皱眉头，直率地说：

“你们这一家，哪个大队都不肯要。我张麻子要啦！咱们要讲政策，你说是不是？”

他竟然问我是不是，我只能放松脸上的肌肉，意义不明地笑笑。

看见我笑，觉得不对头了，他马上严肃起来。“所以你到了队里，要老老实实，好好劳动，要好好表现自己……”他不讲土话，打官腔。

我点头称是。

他耸耸肩上的步枪，气派地挥挥手，“好啦，咱们走！”

按理他应当在前面领路，可是他不。他要我挑行李走前，女人孩子走中间，他殿后。他时不时耸耸肩上的步枪，大声吆喝：“往左，右转弯！”这一来，惹得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以为我们这一家是被押解的犯人。这当然令我尴尬、狼狈不堪而且气愤，不过我隐忍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这个人有带枪的习惯和爱好。他出门必带枪，上茅厕屙屎，也枪不离身。

他名叫张振武，是柳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炊事班长。据说在某次战役中，他曾经拿只炒勺当武器，活捉过两个美国兵，立过大功。复员回乡后，一直担任社队干部，掌握民兵武装。他私人带枪是经县武装部特准的，因为他是有功之臣，又是打野猪的能手。打野猪用去多少子弹，他可以凭弹壳实报实销，随时补充。单凭这点就足以证明，张振武是怎样受到上级的重视和信任了。所以他十分自豪、自尊，开口闭口就是我张麻子如何如何。黝黑的麻脸经常保持一种非我莫属的凛然。他走路腰板挺直，步幅很大，甩起两条胳膊，检阅似的。

进了柳村，张振武把我一家领到河边一间独立小屋。他不进门，站在门口向我发指示：以后凡事要向他请示报告，外出要向他请假。他说完就走了。在以后近两年时间内，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他从未踏入我的小屋。

我讨厌张振武，他那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强者”形象令我反感。不过我还是感激他，他接纳了我这一家，好歹让我

们有个安身之所。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我逐渐改变了对张振武的坏印象。应当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振武算是一个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了。他自尊、自信和自豪，是有根据的，因为他的确是个“强者”。他之所以强，并不完全出于他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肩上时刻荷枪。他体力强，意志强，品格正直。别看他瘦削，一个人扛得一只禾桶，二百斤担子上肩，健步如飞。他不像一些别的大队干部那样指手画脚，游手好闲；他既说又干，边说边干。他白天劳动、开会、公差，夜里就一个人背上步枪，带条猎狗进山守夜，经常通宵不眠，天明回村，照样出工，一点不显疲乏。四十几岁的人，比青皮后生还精神。最难得的是，张振武还吃得起亏，处处以身作则，先公后私，先人后己。队里分什么东西，他总是借故走开，让社员们先选先拿，自己捡最后剩下的一份。上级指示“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定每户只准喂养五只家禽。社员们想不通，开会动员没结果。张振武把社员们臭骂一顿之后，便回到家里将自己的鸡鸭全部抓出来，多余的一刀一个剥去脑袋，鸭血鸡血四溅。任他婆娘哭天喊地，他眼都不眨一下。张振武采取了极端行动，社员们不得不照办。两天之后，柳村大队彻底割去“资本主义尾巴”，受到公社的表扬。

张振武似乎不懂谦虚为何物。但凡做过什么事，他都少不了要自我夸耀一番。他原来有五个儿子，我到柳村不久，他婆娘又生了第六个儿子。于是，张振武得意地对人说：

“我张麻子是‘神枪手’，炮炮开花！一连生六个崽，柳村哪个有这号本事？”

社员们有点怕他，又不得不服从他。

张振武为了充分显示他的“强者”地位，有意无意地对我这个下放干部管得特别紧。出工迟到一步，他便不客气地当众批评，弄得我好难堪。开头，我尽量避免和他接触，见他就躲开。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更引起他的注意，越发抓得紧。有一次，我想到县城给孩子看病，我到张振武家里去，向他请假。他眼睛也不抬，摇头不同意，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第二天下午，当大家在田里割麦子的时候，我又试着再次向张振武请假。没想到，张振武立即就同意了；望望周围的社员，很气派地挥一下手：

“好吧，我批准你三天假！”

为什么他昨夜不同意，现在又那么痛快地同意呢？想来也简单：因为昨夜在他家里，没有旁人，现在是在众多社员面前。二者气氛不同，后者更有利于表现他的权威。悟到这一点，我学乖了。从此，但凡有什么要求，我决不个别和张振武说，专门在大庭广众中向他提出，并且做出谦恭的样子。这样，我所有的要求，一般都能达到。大丈夫能屈能伸，用适当的谦恭满足张振武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而我却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这个村子名叫柳村，其实没有一棵柳树，甚至没有其它一棵像样的树。整个村子座落在光秃秃的山洼之中。社员们

长年早出晚归，胼手胝足，从事艰苦的劳动，但生活却惊人地贫困；一个劳动日值只有八分钱，而且年终还不一定能够兑现。家家户户常过淡日子，连买盐的钱都没有。钱实在难得，一分钱硬币也被看成磨盘大。起先社员们只知道我每月十五号去公社领工资，但并不知道多少。后来终于知道我每月工资七十元。七十元，我的天！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传遍全村老少妇孺。我走出门，社员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交头接耳议论：“老叶一个月赚七十大洋！”目光里交织着惊疑、羡慕和嫉妒，更多的成分却是尊崇和敬畏。一些青年社员跟我打哈哈：

“叶同志，今天日头好哩。有哪样一时用不着的东西，翻出来晒晒哟，当心起霉哟！”

他们说的“东西”，是指钞票。

无形中我在村里的处境，起了微妙的变化。社员们开始主动接近我，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有事没事都喜欢到我住处来坐坐，和我的妻子讲家常。我的两个孩子，头上长疖子，立即便有人采了草药送来。说是半边莲，七叶一枝花，捣烂调米汤，一搽准好。社员们显然向我讨好，讨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有钱。果然过了不久，一个社员终于开口向我借钱，只借二角钱。二角钱算不了什么，但我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不得不考虑后果。犹豫一会儿，我还是把钱借给了那社员。我觉得：借钱借物，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有借有还，本是生活中正常的事，讲到哪里也不犯王法，我不怕。谁知有了初一，便有十五。一个人借开头，好些人跟着来。他们需要的数目很小，二角、五

角，一元到顶。在我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一一满足了他们。他们借到几角钱，那感恩不尽的样子，令我心酸。

我估计借钱的事迟早会让张振武知道，而且肯定会引起猜忌和反感。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张振武突然敲钟，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张振武高站在一张方凳上，耸耸肩上的步枪，开门见山，命令我站起来，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如实讲了借钱给社员的事，但坚决不承认是什么罪行。我说，凡是向我借过钱的社员都可以作证：我是诚心帮助他们解困难。又没有借此拉拢指使他们去毒杀耕牛，放火烧山，或做其他坏事。既然没有，所谓罪行当然不能成立；这里说不清，我们可以到公社去说。社员们同情我，几乎异口同声说：

“莫造孽，人家叶同志做好事哩！”

这一来，张振武认真发火了，麻脸铁青：

“你们的阶级立场跑到牛屁眼去啦！他是什么人？黑线分子，下放到咱们这里监督劳动改造的；他想凭几个臭钱，收买人心，腐蚀贫下中农，想向大队示威，想和我张麻子争夺领导权！一千个办不到！贫下中农同志们，咱们人穷志不穷，穷得光荣、伟大、正确！宁肯没油没盐，也不准借他的钱，借了的砸锅也立即还他。听见没有？”说到这里，张振武话锋一转，声音提高八度：“他七十元算个卵，我张麻子打头野猪，比他七十元强！”

后来，张振武大概还向公社作过汇报。公社主任找我去谈话，问明情况后，倒没为难我。只是嘱咐我以后不要再借钱给

社员了。“你有再多钱也不够借的，而且影响不好。”

从此，过来借钱的社员，我便一一婉言谢绝。借不到钱，社员并不怪我，而是迁怒于张振武。社员们议论说：“哼，人穷志不穷，他张麻子凭什么讲硬话？还不是靠他一支步枪，打野猪杀肉卖钱？不然他一家八口，嘴巴连起二尺长，吃竹篙去！”

于是好些青年社员串联起来，到公社告状：张振武用公家的枪和子弹打野猪，私人得利算不算搞资本主义？如果算，就该缴他的枪；如果不算，大家也可以打野猪去。他能打，别人也能；他有枪，别人有铳……公社开会研究过此事。由于张振武的步枪是县武装部授予的，缴不缴，公社不敢做主，请示县武装部再定，就搁置下来了。

张振武为此火冒三丈，理直气壮地说：“我张麻子是复员军人，朝鲜战场立过功，你们比得么？老子打野猪，从来没误过集体工，为的是保卫生产，百分之百社会主义！”

那好，既然打野猪是保卫生产，百分之百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积极干吧！于是这一年冬天，以柳村为首带动全公社掀起狩猎高潮，连水利工地的民工也乐于此道，出勤率直线下降。公社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首先收缴张振武的“三八”步枪。然后大力煞住狩猎风。张振武表示坚决服从，将步枪擦拭干净，亲自送到公社。

失去了步枪，张振武自然蔫了几天，说话声音都低了一个调。但他硬是振作起来了；磨利一把钩头柴刀，插在夹子里，

时时吊在屁股后面。柴刀虽说多少维护着他的强者形象，但柴刀却打不得野猪。一个月后，我发现张振武不再抽烟；工间休息时，大家坐下抽烟，他便快快地走开，不耐烦地东张西望。我知道他是没烟抽难受。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靠拢他，友好地递给他一支香烟：

“张主任，这是新牌子，你试试味。”

张振武回过头来，狠狠瞪我一眼：

“这纸烟寡淡，我抽不惯！”

这年冬天，茹母山区严寒冰冻。所有冬种作物，包括萝卜白菜，全部失收。春节刚过，饥荒便露头。返销粮没钱买，救济粮迟迟拨不下来。柳村好些人家已经断炊。张振武家里人口多，断炊最早。没烟抽可以，不吃飯不行。真不知道张振武是怎样挺过来的；他依然带头坚持出工，依然甩起胳膊走路。只是屁股后面不再吊把大柴刀，看来他不堪柴刀的重负了。一天，张振武领着大家挖冬田，挖着挖着，便无声地一头栽到土堡上。社员们吓慌了，七嘴八舌喊他，摇晃他，用力掐他的人中。看得出他不是病，是饿极虚脱。我急忙跑回家，拿来一点白糖，化水给他灌进口里。一碗糖水入喉，他缓口气，悠悠地睁开眼。他摸到锄头，拎着锄把，努力想站起来，但做不到，双膝发抖，终于又跌坐下来。他狠狠地哼一声，无奈地垂下头。

张振武两天没出门。第三天当我看见他时，着实吓了一跳。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在四十八小时内，模样会变得那么厉害。他的变化不仅在外表，主要还在于气质。他忽然对我咧嘴